

浮浮沉沉 沈醉与莫耶

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有着传奇的一生。他 18 岁加入复兴社特务处,28 岁即升为军统局少将处长。1949 年 12 月,他以国防部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省站少将站长的身份,迫于情势加入云南省主席卢汉发动的起义。然而,当云南解放后,他又被当作“要犯”而投入监狱。以后,沈醉又被以“战犯”的身份转入重庆“白公馆”、北京“功德林”等地关押,接受改造。1960 年 11 月,沈醉获得“特赦”,恢复自由,并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。“文革”期间,1967 年 11 月,沈醉再次被关入北京“秦城监狱”。1972 年 11 月,沈醉被释放。1979 年春,沈醉获得彻底平反,被恢复“起义将领”的身份,并历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,享受副部级待遇。1996 年 3 月 18 日,沈醉因患结肠癌逝世,享年 82 岁,其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沈醉的一生跌宕起伏,既有过“一帆风顺、春风得意”的时候,又有过“灰头土脸、败走麦城”的阶段。早年,他追随一代枭雄、大特务头子、军统局副局长戴笠,效忠于蒋家王朝。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残害革命志士的手段,深获“戴老板”的赏识,从而得以“平步青云”。当其已被即将起义的卢汉软禁时,深知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的道理,作出了正确的选择,命令部下放下武器接受起义。在“战犯管理所”的 11 年改造中,沈醉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当年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,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对他这样“十恶不赦”的战犯,依旧是宽宏大量。因此他自觉地接受改造,从而获得新生。

关于沈醉一生中的婚恋史,我们可从 1983 年,由沈醉口述、其身

一段鲜为人知的沪上初恋(上)

◆ 左中仪

边的小女儿沈美娟整理出版的《我这三十年》一书中知晓,他曾经有过两段婚史。

沈醉的原配夫人粟燕萍,是沈醉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时的学生。1938 年,18 岁的粟燕萍嫁给沈醉,11 年中共生育了五女一男六个孩子。1949 年,沈醉将其一家老小送往香港。上世纪 50 年代初,当粟燕萍沈醉已不在人世时,为了生存不得已改嫁他人。

沈醉的续配夫人杜雪洁,原是天主教修女,后为医院护士。1965 年,已是 40 岁的杜雪洁与沈醉结婚,两人未曾生育,相伴终老。

然而,1987 年同样由沈醉口述、沈美娟整理出版的《魔窟生涯》一书中有了变化,增加了沈醉在与粟燕萍结婚前,他还有一位叫“白云”的初恋女友。该书还讲述了沈醉与这位“白云”小姐是如何从相识到相恋的,然而最终“白云”离他而去,奔赴延安。

2001 年,在沈美娟撰写的《我的父亲沈醉》一书中,披露了“白云”乃是使用的化名。并说明,当年是出于不影响当事人声誉的考虑,在《魔窟生涯》的一书中不仅隐去其真实的姓名,同时还隐去了沈醉曾与“她”同居了近 3 年,并有过一个孩子的真实往事。

原来,沈醉的初恋女友真名叫“莫耶”。或许,人们对“莫耶”这个名字有点陌生。然而,提到歌曲《延安



颂》,人们就非常熟悉了。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曲创作于 1938 年春,词作者就是莫耶。

“莫耶”的出现,无疑给沈醉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。

沈醉,字叔逸,号沧海,祖籍江苏扬州,1914 年 6 月 3 日生于湖南湘潭。祖父沈德仁,以贩私盐而发家。到了父亲沈俊卿时,家道已中落。

沈醉幼年在家乡上私塾,15 岁考上长沙辅仁中学。初中尚未毕业时,1931 年“九一八”事变,因沈醉带头组织上街游行而被学校开除。

为了谋求出路,18 岁的沈醉于 1932 年秋独往上海,投奔任复兴社特务处(军统的前身)上海特区区长的姐夫余乐醒,担任交通联络员。

沈醉仪表堂堂,机敏过人,自幼学过南拳,且身手不凡。故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所赏识,1933 年被提拔任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。为了掩护自己干特工的秘密身份,沈醉化名“陈仓”,并假借“湖南湘光通

越这么远的区域连续作案?”

刘思渺说:“A 和 B 的犯罪现场或埋尸地点,凶手都留下了火柴盒,而 CDEF 这四起案件提取的证物中,都没有火柴盒。而且,A 和 B 案件中,凶手的反侦查工作做得很好,在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利于警方侦破的证物,而 CDEF 这四起案件中,凶手犯案后,对现场不加任何掩饰和伪装,比如在柳杉一案中,甚至连凶器折刀都扔在距离现场不远的山坡上,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直接身体证据,比如指纹等等,这些直接身体证据,经过鉴定,属于同一个人……”林香茗微笑起来:“那么,大家能不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呢?”郭小芬抢着说:“AB 这两起案件的凶嫌,和 CDEF 这四起案件的凶嫌,不是同一个人!”蕾蓉说:“我同意.A 和 B 可以并案了,而 CDEF 非常像另一个凶手实施的连续犯罪行为——但是,这一推论缺乏明确的证据。”

“直接证据是没有的,但通过行为科学的分析,可以使我们像在黑暗中戴上了夜视仪,窥知事情的真相。”林香茗深沉地说,“我现在就来对 AB 案件的凶手和 CDEF 案件的凶手,分别进行一个最初级的剖绘。”

“暴力犯罪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人事先对罪行实施有着详细的规划,头脑冷静、做事有条理,称之为‘有组织力罪犯’;另一种人与前者正好相反,行事莽撞,缺乏起码的自控力,想到什么就干什么,不按常理出牌,这种人叫‘无组织力罪犯’。”林香茗说,“那么,我们来尝试着对制造 AB 案件的 1 号凶嫌和制造 CDEF 案件的 2 号凶嫌进行比较,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? 1 号凶嫌,对犯罪现场的处理都相当干净,使我们的取证相当困难,他也遗留了火柴盒,但目的是提示警方他还要连续犯罪;而 2 号凶嫌,在犯罪现场留下了凶器以及大量的指纹、足迹,尽管他连续作案,却没有留下任何提示物。1 号凶嫌把陈丹禁锢在地下室里,还给警方打电话,整个犯罪行动步步为营,有条不紊;2 号凶嫌则每次都是在僻静地方用刀突袭受害人的要害部位。1 号凶嫌是否对受害人进行过性凌虐,现在还不知道;2 号凶嫌则几乎每次都是先杀后奸,所有事实都指明一点,1 号凶嫌是有组织力罪犯,而 2 号凶嫌是无组织力罪犯,他们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!”

20.严格管理

周玗璋本人不是戏曲演员,在上海工作了大半辈子,他始终不曾改变自己浓浓的乡音。然而,谁都不能否认,昆大班、新中国的昆曲事业中,凝聚着周玗璋的汗水与心血。

戏校的生活是富足的、欢乐的。但同时,在周校长准军事化的管理下,戏校的生活又是规矩严谨的。在开学的第一天,周校长就给了学生们“下马威”,给学生立规矩,他给学生们的第一份“见面礼”便是不客气地说:“不能没有礼貌!无论在哪里见到我,都不能不叫。以后,不管看见我还是别的老师,必须鞠躬行礼,叫‘校长好’‘老师好’,甚至为学生服务的呀要叫‘老伯伯’‘阿姨’,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规!”孩子们吓得几乎出身冷汗。从此,不论看到他还是别的老师,老远就喊起一声清脆的童音:“老师好!”并一躬到底(直到今天,昆二班、京二班的学员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,见到了昆大班的,还是真诚地称呼为“大姐姐、大哥哥”)。他还规定,学生们除了集体观摩、洗澡之外,一律不许私自外出校门一步。即使是看病、理发都必须获得班主任或政治辅导员准假后方可外出。每星期六下午开始放假,周日晚上七点前必须返校报到。放寒暑假,则规定每周都要返校一次,汇报和检查在家练功情况,以防“退功”。

如此严格的管理模式,让学生们对周玗璋心生畏惧。抗战时期,周玗璋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不幸被日寇逮捕,遭到严刑拷打。后来虽然幸运地逃脱,但一条腿却留下了残疾,行动不便。因此,解放后,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,特地为周玗璋配备了一辆三轮车。在戏校,只要周校长的三轮车所到之处,前一刻还在嬉戏玩耍的学生,能在最快的时间里逃得无影无踪。

不过,周玗璋对学生是真的好;这种好,不仅仅是出于为人师者对学生的教导责任,更有一种饱经风霜的老者对于下一代发自内心的呵护。在历尽艰难困苦周玗璋心里,可能恨不得把所有最好的,都给这些如花般娇艳、旭日般璀璨的孩子们。也真是因为如此,在周玗璋的心目中,戏校的孩子们是如

的新女性生活。在祖母和母亲的帮助下,陈爱前往上海,投奔她曾经多次投过稿的《女子月刊》杂志社。

《女子月刊》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辑、复旦及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与夫人黄心勉所创办,是一本追求妇女自由解放的进步刊物。此刻,已有 4 个孩子的黄心勉正罹患重病,迫切希望陈爱的加入。

1934 年 8 月,陈爱来到位于上海康脑脱路(今康定路)与延平路转角太平坊附近的《女子月刊》杂志社后,即被姚、黄聘为杂志主编。

上海滩上 一段“幸福”恋情

沈醉从小在母亲的教诲下,学会谨慎做人。虽每月有 300 元大洋的收入,但其烟酒不沾,嫖赌不涉,在外人面前就是一“正人君子”。

因戴笠的关系,沈醉与陈铮有过一些交往,陈铮便托付沈醉帮助照料年仅 16 岁的女儿陈爱。于是,两个年轻人得以相识。

陈爱中等身材,红润的圆脸,一对微凹而又黑又大的眼睛,显得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。而陈爱出众的文学素养,更令沈醉为之折服。

沈醉因自小受曾是“南社”成员的母亲影响,在唐诗宋词方面也有些功底。加上沈醉同时具有“记者”和“军人”的双重身份,也令涉世不深的陈爱对这位年仅 20 岁的“少校”颇有好感。

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,一有空,两人便相约一起打网球、听音乐、看话剧,畅谈文学和诗词……两个年轻人因此迅速坠入爱河。

对于同时被丘比特箭射中的两人来说并不对等,因《女子月刊》为进步刊物,早就是沈醉的盯防目标。因此沈醉对陈爱是知根知底,而陈爱根本不知道沈醉是特务的真实身份。

此纯洁,他必须防范他们遭到一点一滴可能的污染、威胁。这种感情,就像是一个对子女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父母,从这个角度来看,周玗璋许多当时一些令人无法完全赞同的做法,就很容易理解了。比如说——禁止学生谈恋爱。

在周校长眼里,早恋是最最要不得的事情。昆大班成立后不久,他说:“学校的教材本身就涉及才子佳人、公子小姐——这是戏!让学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戏用到生活里去,那还得了!此风不能有,不然戏校不就就成了培养恋爱的学校了吗?”今天,张洵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,还很怀念地说:“其实,周校长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,对我们是掏心掏肺的好。”

1957 年的秋日的一天,一位身材高挑、衣着时髦的人出现在上海戏校的舞台上。她闪亮而带着些高贵的眼神,将戏校学生们的心灵震慑了。她,就是中国近代京昆舞台上鼎鼎有名的言慧珠。此次,她是以上海戏校副校长的身份来与学生见面的。言慧珠,这三个字,在很长一段时间,对于戏剧从业者和爱好者而言,就是一段传奇、就是美的象征。

而此刻,在孩子们的心中,言校长的突然到来,宛若天仙降临,令他们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半个多世纪之后,当年的戏校学生岳美缇、蔡正仁等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,依然能够清楚地复述言慧珠从上到下的穿着打扮。张洵澎当时也在迎接新校长的队伍中,但生性大大咧咧的她似乎没有同伴们那样观察仔细。留在她影像中的,就是一个字“美”,不同寻常、难以描述的美,至于那天言慧珠穿了什么,张洵澎说,哪里还来得及注意,光顾着看她的脸了。

和温文儒雅的俞振飞校长不同,言副校长艳丽高傲,学生们也确实有些怕她。但有意思的是,这位孤傲的冷美人,却特别喜欢张洵澎。这种好感,首先可能是来自于相貌上的相似。言慧珠是蒙古族人,身材极好,浓眉大眼,美得张扬,又带着那么一点点异域风情。而张洵澎也是细高个儿,一张脸有那么一点儿洋气,再加上眉间傲气,颇似言慧珠,这也难怪言副校长见到她时会产生好感了。

真相推理师:嬗变

呼延云



12.两个凶嫌

“杜处,你还不明白吗?”郭小芬用一种略带讥讽的口吻,“如果凶手只是顺手一划,那么他的手拿在哪里?”“啊!”李三多和许瑞龙也恍然大悟。无论火柴杆怎么燃烧,绝对不会从火烧到尾,总要留下一个地方是烧不到的——那就是手指捻着的底部。

“这样的火柴,绝对是凶手刻意制作的,比如整体放在炉灶上,然后点燃炉灶;或者将两根火柴杆的底部用胶水粘在一起,直立起来点燃一头,才能既从火烧到尾,又保持火柴碳化后的整体性。”郭小芬说,“凶手正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:他已经夺取了一条完整的生命!”

会议室。林香茗拿起荧光笔,在白色写字板上边写边讲:“刚才,我要陈述一个重要的观点,现在可以说了。我来把截至目前发生的几起案件,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,进行一个简单的排列。”

A. 通汇河北岸发现的无名女尸分尸案,犯罪第一现场不详。这起案件虽然是在 6 月 29 日才发现,但根据尸体腐败程度和火柴盒中只有一根呈现燃烧状态来推论,它很可能是系列命案中的第一起。B.陈丹案件。6 月 19 日发案。犯罪现场位于莱特小镇 24 号别墅的地下室。C.柳杉案件。6 月 21 日发案。犯罪现场位于故都遗址公园的一片小树林里。D.6 月 23 日发生的一起命案,犯罪现场位于学苑桥附近的学苑公园内。E.6 月 25 日发生的一起命案,犯罪现场位于智新桥以北的一座正在准备拆迁的居民小区内。F.6 月 28 日发生的一起命案,犯罪现场位于独秀公园。

“我建议,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,这六起命案的区别是什么,就会发现一个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答案。”林香茗说。

郭小芬首先发表了意见:“A 和 B 两起案件的犯罪现场或者埋尸地点,集中在城东的兴旺桥附近,而 CDEF 这四起案件,犯罪现场则集中在城北的学苑桥一带。凶手怎么会跨